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S TRAGICOMEDY

最权威
经典版本

畅销全世界经典名著

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

莎士比亚 悲剧喜剧全集 ③

悲剧 III

[英] 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莎士比亚

悲剧喜剧全集 ③

悲剧III

(英) 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全6册 / (英) 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5

ISBN 978-7-80256-750-4

I. ①莎… II. ①莎… ②朱… III. ①剧本—作品综合
合集—英国—中世纪 IV. ①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6577 号

策划编辑：杨 舰

责任编辑：盛利君 陈 佳 张天放

杨 青 刘占凤 李 群

封面设计： 同人肉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群言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100006)

网 址：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官方网店)

电子信箱：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室：010-65265404 65267783

编 辑 部：010-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

发 行 部：010-65263345 65263836

市 场 部：010-65220236 65265832 (读者服务)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02.75

字 数：1720千字

书 号：ISBN 978-7-80256-750-4

定 价：129.80元 (全六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者自序

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此四子者，各于其不同之时代及环境中，发为不朽之歌声。然荷马史诗中之英雄，既与吾人之现实生活相去过远，但丁之天堂地狱，复与近代思想诸多抵牾；歌德去吾人较近，彼实为近代精神之卓越的代表。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中国读者耳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严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廿四年春，得前辈同事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悉数毁于炮火，仓卒中惟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厥后转辗流徙，为生活而奔波，更无暇晷，以续未竟之志。及三十一年春，目睹事变日亟，闭户家居，摒绝外务，始得专心一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

（案：译者撰此文时，原拟在半年后可以译竟。詎意体力不支，厥功未就，而因病重辍笔）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殁已尽注于兹矣。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然才力所限，未能尽符理想；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所望海内学人，惠予纠正，幸甚幸甚！

生豪书于三十三年四月

目 录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1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87
科利奥兰纳斯·····	175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剧中人物

普里阿摩斯	特洛亚国王
赫克托	普里阿摩斯之子
特洛伊罗斯	普里阿摩斯之子
帕里斯	普里阿摩斯之子
得伊福玻斯	普里阿摩斯之子
赫勒诺斯	普里阿摩斯之子
玛伽瑞隆	普里阿摩斯的庶子
埃涅阿斯	特洛亚将领
安忒诺	特洛亚将领
卡尔卡斯	特洛亚祭司，投降于希腊
潘达洛斯	克瑞西达的舅父
阿伽门农	希腊主帅
墨涅拉俄斯	阿伽门农之弟
阿喀琉斯	希腊将领
埃阿斯	希腊将领
俄底修斯	希腊将领
涅斯托	希腊将领
狄俄墨得斯	希腊将领
帕特洛克罗斯	希腊将领
忒耳西忒斯	丑陋而好谩骂的希腊人
亚历山大	克瑞西达的仆人
特洛伊罗斯的仆人	
帕里斯的仆人	
狄俄墨得斯的仆人	
海伦	墨涅拉俄斯之妻
安德洛玛刻	赫克托之妻

卡珊德拉 普里阿摩斯之女，能预知未来

克瑞西达 卡尔卡斯之女

特洛亚及希腊兵士、侍从等

地点

特洛亚：特洛亚郊外的希腊营地

开场白

这一场戏的地点是在特洛亚。一群心性高傲的希腊王子，怀着满腔的愤怒，把他们满载着准备一场恶战的武器的船舶会集在雅典港口；六十九个戴着王冠的武士，从雅典海湾浩浩荡荡向弗里吉亚出发；他们立誓荡平特洛亚，因为在特洛亚的坚强的城墙内，墨涅拉俄斯的王妃，失了身的海伦，正在风流的帕里斯怀抱中睡着：这就是引起战衅的原因。他们到了忒涅多斯，从庞大的船舶上搬下了他们的坚甲利兵；这批新上战场未临矢石的希腊人，就在达耳丹平原上扎下他们威武的营寨。普里阿摩斯的城市六个城门，达耳丹、丁勃里亚、伊里亚斯、契他斯、特洛琴和安替诺力第斯，都用重重的铁锁封闭起来，关住了特洛亚的健儿。一边是特洛亚人，一边是希腊人，两方面各自提心吊胆，不知道谁胜谁败；正像我这念开场白的人，又要担心编剧的一枝笔太笨拙，又要担心演戏的嗓子太坏，不知道这本戏究竟演得像个什么样子。在座的诸位观众，我要声明一句，我们并不从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演起，却是从中途开始的；后来的种种事实，都尽量在这出戏里表演出来。诸位欢喜它也好，不满意也好，都随诸位的高兴；本来胜败兵家常事，万一我们演得不好，也是不足为奇的呀。

第一幕

第一场

特洛亚。普里阿摩斯王宫门前

【特洛伊罗斯披甲胄上，潘达洛斯随上。

特洛伊罗斯 叫我的仆人来，我要把盔甲脱下了。我自己心里正在发生激战，为什么还要到特洛亚的城外去作战呢？让每一个能够主宰自己的心的特洛亚人去上战场吧；唉！特洛伊罗斯的心早就不属于他自己了。

潘达洛斯 您不能把您的精神振作起来吗？

特洛伊罗斯 希腊人又强壮、又有智谋，又凶猛、又勇敢；我却比妇人的眼泪还柔弱，比睡眠还温驯，比无知的蠢汉还痴愚，比夜间的处女还懦弱，比不懂事的婴儿还笨拙。

潘达洛斯 好，我的话也早就说完了；我自己实在不愿再多管什么闲事。一个人要吃面饼，总得先等把麦子磨成了面粉。

特洛伊罗斯 我不是已经等过了吗？

潘达洛斯 嗯，您已经等到麦子磨成了面粉；可是您必须再等面粉放在筛里筛过。

特洛伊罗斯 那我不是也已经等过了吗？

潘达洛斯 嗯，您已经等到面粉放在筛里筛过；可是您必须再等它发起酵来。

特洛伊罗斯 那我也已经等过了。

潘达洛斯 嗯，您已经等它发过酵了；可是以后您还要等面粉搓成了面团，炉子里生起了火，把面饼烘熟；就是烘熟以后，您还要等它凉一凉，免得烫痛了您的嘴唇。

特洛伊罗斯 忍耐的女神也没有遭受过像我所遭受的那么多的苦难的煎熬。我坐在普里阿摩斯的华贵的食桌前，只要一想起美丽的克瑞西达——该死的家伙！“只要一想起”！什么时候她离开过我的脑海呢？

潘达洛斯 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像昨天晚上那样美丽，她比无论哪一个

女人都美丽。

特洛伊罗斯 我要告诉你：当我那颗心好像要被叹息劈成两半的时候，为了恐怕被赫克托或是我的父亲觉察，我不得不把这叹息隐藏在笑纹的后面，正像懒洋洋的阳光勉强从阴云密布的天空探出头来一样；可是强作欢娱的忧伤，是和乐极生悲同样使人难堪的。

潘达洛斯 她的头发倘不是比海伦的头发略微黑了点儿——嗯，那也不用说了，她们两个人是不能相比的；可是拿我自己来说，她是我的甥女，我当然不好意思像人家所说的那样过分夸奖她，不过我倒很希望有人听见她昨天的谈话，就像我听见的一样。令姊卡珊德拉的口才固然很好，可是——

特洛伊罗斯 啊，潘达洛斯！我对你说，潘达洛斯——当我告诉你我的希望沉没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不该回答我它们葬身的深渊有多么深。我告诉你，我为了爱克瑞西达都快发疯了；你却回答我她是多么美丽，把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的面庞、她的步态、她的语调，尽量倾注在我心头的伤口上。啊！你口口声声对我说，一切洁白的东西，和她的玉手一比，都会变成墨水一样黝黑，写下它们自己的谴责；比起她柔荑的一握来，天鹅的绒毛是坚硬的，最敏锐的感觉相形之下，也会迟钝得好像农夫的手掌。当我说我爱她的时候，你这样告诉我：你的话并没有说错，可是你不但替我在爱情所加于我的伤痕上敷抹油膏，反而用刀子加深我的一道道伤痕。

潘达洛斯 我说的不过是真话。

特洛伊罗斯 你的话还没有说到十分。

潘达洛斯 真的，我以后不管了。随她美也好，丑也好，她果然是美的，那是她自己的福气；要是她的美，也只好让她自己去设法补救。

特洛伊罗斯 好潘达洛斯，怎么啦，潘达洛斯！

潘达洛斯 我为你们费了许多的气力，她也怪我，您也怪我；在你们两人中间跑来跑去，今天一趟，明天一趟，也不曾听见一句感谢的话。

特洛伊罗斯 怎么！你生气了吗，潘达洛斯？怎么！生我的气吗？

潘达洛斯 因为她是我的亲戚，所以她就比不上海伦美丽；倘使她不是我的亲戚，那么她穿着平日的衣服也像海伦穿着节日的衣服一样美丽。可是那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即使她是个又黑又丑的人，也不关我的事。

特洛伊罗斯 我说她不美吗？

潘达洛斯 您说她美也好，说她不美也好，我都不管。她是个傻瓜，不跟她父亲去，偏要留在这儿；让她到希腊人那儿去吧，下次我看见她的时候，一定这样对她说。拿我自己来说，那么我以后可再也不管人家的闲事了。

特洛伊罗斯 潘达洛斯——

潘达洛斯 我什么都不管。

特洛伊罗斯 好潘达洛斯——

潘达洛斯 请您别再跟我多说了！言尽于此，我还是让一切照旧的好。（潘达洛斯下。号角声）

特洛伊罗斯 别吵，你们这些聒耳的喧哗！别吵，粗暴的声音！两方面都是些傻瓜！无怪海伦是美丽的，因为你们每天用鲜血涂染着她的红颜。我不能为了这一个理由去和人家作战；它对于我的剑是一个太贫乏的题目。可是潘达洛斯——老天爷！您怎么这样作弄我！我要向克瑞西达传达我的情愫，只有靠着潘达洛斯的力量；可是求他去说情，他自己就是这么难说话，克瑞西达又是那么凛若冰霜，把一切哀求置之不闻。阿波罗，为了你对达芙妮的爱，告诉我，克瑞西达是什么，潘达洛斯是什么，我们都是些什么；她的眠床就是印度；她睡在上面，是一颗无价的明珠；一道汹涌的波涛隔开在我们的中间；我是个采宝的商人，这个潘达洛斯便是我的不可靠的希望，我的载登彼岸的渡航。

【号角声。埃涅阿斯上。

埃涅阿斯 啊，特洛伊罗斯王子！您怎么不上战场去？

洛伊罗斯 我不上战场就是因为我不上战场：这是一个娘儿们的答案，因为不上战场就不是男子汉的行为。埃涅阿斯，战场上今天有什么消息？

埃涅阿斯 帕里斯受了伤回来了。

特洛伊罗斯 谁伤了他，埃涅阿斯？

埃涅阿斯 墨涅拉俄斯。

特洛伊罗斯 让帕里斯流血吧；他虏了人家的妻子来，就让人家的犄角碰伤了，也只算礼尚往来。（号角声）

埃涅阿斯 听！今天城外厮杀得多么热闹！

特洛伊罗斯 我倒宁愿在家里安静点儿。可是我们也去凑凑热闹吧；你是不是要到那里去？

埃涅阿斯 我立刻就去。

特洛伊罗斯 好，那么我们一块儿去吧。（同下）

第二场

同前。街道

【克瑞西达及亚历山大上。

克瑞西达 走过去的那些人是谁？

亚历山大 赫卡柏王后和海伦。

克瑞西达 她们到什么地方去？

亚历山大 她们是上东塔去的，从塔上可以俯瞰山谷，看到战事的进行。赫克托素来是个很有涵养的人，今天却发了脾气；他骂过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刻，打过给他造甲冑的人；看来战事吃紧，在太阳升起以前他就披着轻甲，上战场去了；那战地上的每一朵花，都像一个先知似的，在赫克托的愤怒中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一场血战而凄然堕泪。

克瑞西达 他为什么发怒？

亚历山大 据说是这样的：在希腊军队里有一个特洛亚血统的将领，同赫克托是表兄弟；他们叫他做埃阿斯。

克瑞西达 好，他怎么样？

亚历山大 他们说他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而且单独站得住脚的男子汉。

克瑞西达 个个男子都是如此的呀，除非他们喝醉了，病了，或是没有了腿。

亚历山大 这个人，姑娘，从许多野兽身上偷到了它们的特点：他像狮子一样勇敢，熊一样粗蠢，象一样迟钝。造物在他身上放进了太多的怪脾气，以致于把他的勇气揉成了愚蠢，在他的愚蠢之中，却又有几分聪明。每一个人的好处，他都有一点；每一个人的坏处，他也都有一点。他会无缘无故地垂头丧气，也会莫名其妙地兴高采烈。什么事情他都懂得几分，可是什么都鸡零狗碎的，就像一个害着痛风的布里阿洛斯，生了许多的手，一点用处都没有；又像一个昏眊的阿耳戈斯，生了许多的眼睛，瞧不见什么东西。

克瑞西达 可是这个人我听了觉得好笑，怎么会把赫克托激怒了呢？

亚历山大 他们说昨天和赫克托交战，把赫克托打下马来；赫克托受到这场耻辱，气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克瑞西达 谁来啦？

【潘达洛斯上。

亚历山大 姑娘，是您的舅父潘达洛斯。

克瑞西达 赫克托是一条好汉。

亚历山大 他在这世上可算是一条好汉，姑娘。

潘达洛斯 你们说些什么？你们说些什么？

克瑞西达 早安，潘达洛斯舅舅。

潘达洛斯 早安，克瑞西达甥女。你们在那儿讲些什么？早安，亚历山大。

你好吗，甥女？你什么时候到王宫里去的？

克瑞西达 今天早上，舅舅。

潘达洛斯 我来的时候你们在讲些什么？赫克托在你进宫去的时候已经披上甲出去了吗？海伦还没有起来吗？

克瑞西达 赫克托已经出去了，海伦还没有起来。

潘达洛斯 是这样吗？赫克托起来得倒很早。

克瑞西达 我们刚才就在讲这件事，也说起了他发怒的事情。

潘达洛斯 他在发怒吗？

克瑞西达 这个人说他在发怒。

潘达洛斯 不错，他是在发怒；我也知道他为什么发怒。大家瞧着吧，他今天一定要显一显他的全身本领；还有特洛伊罗斯，他的武艺也不比他差多少哩；大家留意特洛伊罗斯吧，看我的话有没有错。

克瑞西达 什么！他也发怒了吗？

潘达洛斯 谁，特洛伊罗斯吗？这两个人比较起来，还是特洛伊罗斯强。

克瑞西达 天哪！这两个人怎么能相比？

潘达洛斯 什么！特洛伊罗斯不能跟赫克托相比吗？你难道有眼不识英雄吗？

克瑞西达 嗯，要是我见过他，我会认识他的。

潘达洛斯 好，我说特洛伊罗斯是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那么您的意思跟我一样，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不是赫克托。

潘达洛斯 赫克托也有不如特洛伊罗斯的地方。

克瑞西达 不错，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本色；各人都是他自己。

潘达洛斯 他自己！唉，可怜的特洛伊罗斯！我希望他是他自己。

克瑞西达 他正是他自己呀。

潘达洛斯 除非我赤了脚去印度朝拜了回来。

克瑞西达 他该不是赫克托哪。

潘达洛斯 他自己！不，他不是他自己。但愿他是他自己！好，天神在上，时间倘不照顾人，就会摧毁人的。好，特洛伊罗斯，好！我巴不得我的

心在她的胸膛里。不，赫克托并不比特洛伊罗斯强。

克瑞西达 对不起。

潘达洛斯 他年纪大了些。

克瑞西达 对不起，对不起。

潘达洛斯 那一个还不曾到他这样的年纪；等到那一个也到了这样的年纪，你就要对他刮目相看了。赫克托今年已经老得有点头脑糊涂了，他没有特洛伊罗斯的聪明。

克瑞西达 他有他自己的聪明，用不着别人的聪明。

潘达洛斯 也没有特洛伊罗斯的才能。

克瑞西达 那也用不着。

潘达洛斯 也没有特洛伊罗斯的漂亮。

克瑞西达 那是和他的威武不相称的；还是他自己的相貌好。

潘达洛斯 甥女，你真是天生眼睛。海伦前天也说过，特洛伊罗斯虽然皮肤黑了点儿——我必须承认他的皮肤是黑了点儿，不过也不算怎么黑——

克瑞西达 不，就是有点儿黑。

潘达洛斯 凭良心说，黑是黑的，可是也不算黑。

克瑞西达 说老实话，真是真的，可是有点儿假。

潘达洛斯 她说他的皮肤的颜色胜过帕里斯。

克瑞西达 啊，帕里斯的皮肤难道血色不足吗？

潘达洛斯 不，他的血色很足。

克瑞西达 那么特洛伊罗斯的血色就嫌太多了：要是她说他的皮肤的颜色胜过帕里斯，那么他的血色一定比帕里斯更旺；一个的血色已经很足，一个却比他更旺，那一定红得像火烧一样，还有什么好看。我倒还是希望海伦的金口恭维特洛伊罗斯长着一个紫铜色的鼻子。

潘达洛斯 我向你发誓，我想海伦爱他胜过帕里斯哩。

克瑞西达 那么她真是一个风流的希腊女人了。

潘达洛斯 是的，我的的确确知道她爱着他。有一天她跑到他的房间里去——你知道他的下巴上一共不过长着三四根胡子——

克瑞西达 不错，一个酒保都可以很快地把他的胡须算出一个总数来。

潘达洛斯 他年纪很轻，可是他的哥哥赫克托能够举起的重量，他也举得起来。

克瑞西达 他这样一个年轻人，居然就已经是举重能手了吗？

潘达洛斯 可是我要向你证明海伦的确爱他：她跑过去用她白嫩的手摸他那

分岔的下巴——

克瑞西达 我的天哪！怎么会有分岔的下巴呢？

潘达洛斯 你知道他的脸上有酒涡，他笑起来比弗里吉亚的任何人都好看。

克瑞西达 啊，他笑得很好看。

潘达洛斯 不是吗？

克瑞西达 是，是，就像秋天起了乌云一般。

潘达洛斯 那才怪呢。可是我要向你证明海伦爱着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要是您证明有这么一回事，特洛伊罗斯一定不会否认。

潘达洛斯 特洛伊罗斯！嘿，他才不把她放在心上，就像我瞧不起一个坏蛋一样呢。

克瑞西达 要是您喜欢吃坏蛋，就像您喜欢胡说八道一样，那您一定会在蛋壳里找小鸡吃。

潘达洛斯 我一想到她怎样摸弄他的下巴，就忍不住发笑；她的手真是白得出奇，我必须承认——

克瑞西达 这一点是不用上刑罚您也会承认的。

潘达洛斯 她在他的下巴上发现了一根白须。

克瑞西达 唉！可怜的下巴！许多人的肉瘤上都长着比它更多的毛呢。

潘达洛斯 可是大家都笑得不亦乐乎；赫卡柏王后笑得眼珠都打起滚来。

克瑞西达 就像两块磨石似的。

潘达洛斯 卡珊德拉也笑。

克瑞西达 可是她的眼睛底下火烧得不是顶猛；她的眼珠也打滚吗？

潘达洛斯 赫克托也笑。

克瑞西达 他们究竟都在笑些什么？

潘达洛斯 哈哈，他们就是笑海伦在特洛伊罗斯下巴上发现的那根白须。

克瑞西达 倘若那是一根绿须，那么我也要笑起来了。

潘达洛斯 这根胡须还不算好笑，他那俏皮的回答才叫他们笑得透不过气来呢。

克瑞西达 他怎么说？

潘达洛斯 她说：“你的下巴上一共只有五十一根胡须，其中倒有一根是白的。”

克瑞西达 这是她提出的问题。

潘达洛斯 不错，那你可以不用问。他说：“五十一根胡须，一根是白的；这根白须是我的父亲，其余都是他的儿子。”“天哪！”她说，“哪一

根胡须是我的丈夫帕里斯呢？”“出角的那一根，”他说，“拔下来，给他拿去吧。”大家听了都哄然大笑起来，害得海伦怪不好意思的，帕里斯气得满脸通红，别的人一个个哈哈大笑，简直笑得合不拢嘴来。

克瑞西达 说了这许多时候的话，现在您也可以合拢一下嘴了。

潘达洛斯 好，甥女，昨天我对你说起的事情，请你仔细想一想。

克瑞西达 我正在想着呢。

潘达洛斯 我可以发誓说那是真的；他哭起来就像个四月里出世的泪人儿一般。

克瑞西达 那么我就像一棵盼望五月到来的荨麻一样，在他的泪雨之中长了起来。（归营号声）

潘达洛斯 听！他们从战场上回来了。我们站在这儿高一点的地方，看他们回宫去好不好？好甥女，看一看吧，亲爱的克瑞西达。

克瑞西达 随您的便。

潘达洛斯 这儿，这儿，这儿有一块很好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走过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个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可是你尤其要注意特洛伊罗斯。

克瑞西达 说话轻一点。

【埃涅阿斯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那是埃涅阿斯；他不是一个好汉吗？我告诉你，他是特洛亚的一朵花。可是留心看特洛伊罗斯；他就要来了。

【安忒诺自台前走过。

克瑞西达 那个人是谁？

潘达洛斯 那是安忒诺；我告诉你，他是一个很有机智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男子汉；他在特洛亚是一个顶有见识的人，他的仪表也很不错。特洛伊罗斯什么时候才来呢？特洛伊罗斯来的时候，我一定指给你看；他要是看见我，一定会向我点头招呼的。

克瑞西达 他会向你点头么？

潘达洛斯 你看吧。

克瑞西达 那样的话，你就更成了个颠三倒四的呆子了。

【赫克托自台前走过。

潘达洛斯 那是赫克托，你瞧，你瞧，这才是个汉子！愿你胜利，赫克托！甥女，这才是个好汉。啊，勇敢的赫克托！瞧他的神气多么威武！他不是个好汉吗？